



### 喜德（葉君廷）

桃園客家人，玄奘大學影劇藝術學系畢業，現為「娛人時代」喜劇團體成員。客家身分讓他在劇本發想時，多一種語言和笑點，讓觀眾在聽得懂／聽不懂之間找到發笑的新梗，也提供日常客語不同的面貌，目前團隊駐紮於臺北大同區「巷弄空間」，經常於喜劇空間「23 喜劇」演出。近期團隊和威秀影城合作，作品《緊急爆笑》、《請支援收銀》獲得好評迴響。

在腦中結石的煩惱，就用哄堂的大笑震碎。下班後的夜晚，順手推開 23 喜劇酒吧的大門，人還沒入店，響徹的笑聲就先表明了「歡迎光臨～」。漫才師提高八度的誇大語調，把白天的鳥事串成連環發射的「梗」，一一射穿揪在觀眾心中的煩悶。



客式漫才的喜劇之夜

## 釋壓的解方

大笑吧！



### 專訪 - 喜德（葉君廷）

採訪報導 / 林芳嫻 | 攝影 / 黎歐創意 | 照片提供 / 喜德

演出開始





01 娛人時代漫才段子，由品好擔任老師，喜德、靖兒、三木桑共演三個找碴的學生，分別用客語、華語、日語製造語言的衝突和笑料。

誰說客家不好笑？！

「說到客式漫才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融入『客語』，語言就像是一個小宇宙，聽得懂的同國，聽不懂的同一派，就是用這種方式製造笑點。」出生客莊的漫才師喜德擅長把日常客語融入喜劇表演，在臺北酒吧看喜劇，一不小心，就有可能撞見熟悉的客家鄉音。

漫才是近年臺北夜生活中悄悄升起的一顆星，順著脫口秀的潮流，逐漸被推進臺灣觀眾視線裡的喜劇方式之一。喜德介紹，漫才簡單來說就是「兩個人用聊天的方式搞笑」，通常以一個人「裝傻」、另一個人「吐槽」為基本型態，主題多從生活取材、容易引起共鳴，因此看漫才也是一種最快速、最容易

逗樂他的療癒方式，「如果我身邊的人想接觸喜劇，我都會一直推漫才的影片給他們看。」

漫才 源自日本的喜劇表演形式  
喜德：搞笑超難！

漫才師喜德隸屬於喜劇團體「娛人時代」，鑽研漫才至今邁入第六個年頭。他指出，從日本傳來臺灣的漫才目前已發展成多種型態，不同的組合各有風格，但是不管哪種組合，每天都仍在努力挑戰來自觀眾「我來看你多好笑」的嚴苛考驗。當大家下班後鬆開衣領，魚貫進入喜劇酒吧準備用大笑洗刷一天的疲憊時，漫才師才正扭緊發條，他表情嚴肅地說：「搞笑超難。」

六個漫才師組成的「娛人時代」，從段子到身子一氣呵成的精準表演下，其實一週只有短短兩天的排練時間，因為其他時間大家還得想辦法去養活自己、去過生活。「這就是養分，如果沒有過生活，就沒有點子。」喜德用折了又折的小面紙擦了

擦汗，他選擇過生活的方式是在朋友的便當店裡送便當，他說外送是手段，重點是藉由送便當深入不同的地方、直面每次開門接下便當的各式各樣的人。漫才師唯一的蓄能方式就是「觀察」，要在生活中有「一直忍不住去看」的衝動，留意多了，日常經驗就成為即興短劇最有力的梗。

其實，一開始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做喜劇……

「其實一開始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做喜劇，但是從小就很確定，我要做表演。」喜德是吸收綜藝節目精華長大的孩子，小六那一年他首次在臺上以拿手好戲「模仿諧星的模仿」逗笑大家，那一刻起，表演慾從他心中破土。

開放的家庭教育讓喜德一路如願走上戲劇體系，常規的教程卻讓他備感空虛。大三，學長林靖一通出乎意料的來電，「我退伍的時候回學校找你，我們準備來幹一個大事！」「我說：『真的假的？』」那時候我很期待。」喜德澄清其實當時他們根本不熟，但當林靖（靖兒）說起要做喜劇、勾勒一個劇團的樣貌時，舞臺的輪廓在眼前突然變得清晰……。



02 娛人時代作品《緊急開場》，融合漫才、即興喜劇、爆笑短劇、大喜利等表演形式，力圖在喜劇市場闖出一條新路。

2018年，娛人時代成軍，做漫才、做日式短劇也嘗試短篇即興劇，他笑說那是「各方面都很不成熟卻很大膽的一年。」第一場售票演出在大稻埕的藝穗節，一個狹長、小且沒有後臺的倉庫裡面，「當時有一個短劇需要大家一起唱歌，我是彈吉他的。彈的時候我就在想：『幹，大家這一場怎麼唱的那麼難聽啊？』原來是我忘記帶移調夾，大家的音準都跑掉了。」這些「不成熟」的片段，被穩妥的記錄在娛人時代的YouTube官方帳號裡，娛人們在影片中一部部邁向洗鍊，2020年喜德卻毅然決定試走岔路。

摺……摺……摺……  
我為什麼要一直在這裡摺衣服？

從大三加入團隊演出，面臨畢業那陣子，臺下觀眾仍清一色是親友團時，「我確定要這樣嗎？我真的會一直做下去嗎？」的自我懷疑和恐慌，隨著經濟焦慮侵蝕著對表演的渴望。退伍後，他拐了彎，走進百貨公司當起服飾店的正職店員，開始摺衣服，日復一日地摺了半年。

「我記得那天也在摺衣服，摺、摺、摺、摺，已經摺快一百件了，我突然問一起工作的表弟：『偉偉，我為什麼一直在這邊摺衣服啊？』他回我：『你不喜歡摺衣服，我這邊有褲子要不要？』」

跟上衣還是下著無關，這是他心中半年來反覆塗改的「stay or not」辯證題。失去喜劇的喜德像離水的魚，在收入穩定的日子裡陷入流沙般地不快樂，「我好像……。」他的語句在空中試圖找到方向，「如果繼續下去，我會更難出來，出來做我想做的事。」

03

娛人時代 2022 作品《公主與七個傻子》落幕後，開始了全臺巡演，讓更多喜歡漫才的人有機會現場觀看表演。



「巷弄空間」排練場是喜德的第二個家，每週兩日的排練時光是將日常淬鍊為「梗」的精華時段。

04

「我那時候體悟到，喜劇是我最後一條退路。」領悟發生在剎那間，他發現只有在做喜劇的時候，才能夠真正地喜歡自己。

我就是想做漫才，繼續做漫才。

回歸娛人後，喜德並沒有像動漫主角式大爆發，表演的壓力也沒有因領悟而減輕，「我覺得這件事沒那麼簡單。當然喜歡以外，起初可能會照自己的方式去做，但最後還是要回歸到漫才的本質，要去解析吐槽怎麼樣、裝傻怎麼樣，說白了，你還是得去研究這個東西」。

他和團長林靖（靖兒）組了團隊「強力喜靖」，嘗試在喜劇圈闖出一條路，「由裝傻來欺負吐槽」是他們開發鍛鍊的絕招，「因為多數漫才，

05

喜德和團長靖兒的組合「強力喜靖」，以「欺負吐槽的裝傻」作為絕招之一。



裝傻不會特意去反將吐槽，但這種表演模式就滿符合我的。」娛人時代第五個年頭，2022年專場表演《緊急爆笑》在北、中、南威秀巡迴演出，他和觀眾之間的任督二脈，打通了。「那是一種很『莫名』的感動，好像觀眾看到我是會笑的、頻率對到了，大家開始跟著我起伏。」一望臺下的觀眾，不見親友團，反而湧進從網路認識娛人的粉絲，團隊正式在夏夜裡波濤洶湧的喜劇市場，破出一條航道。

航道上，喜德堅定直行，「我很咬定就是想做漫才，如果娛人這個團還在，我就是會繼續跟著娛人，繼續做漫才。」

# STRAIGHT TO THE POINT

## 闖入側台， 來不及卸妝的快問快答

原本以為會出現什麼措手不及的答案，然而關於漫才，喜德的答案確確實實。



### Q：推薦讀者 你的漫才愛團？

A：最一開始看漫才是從日本的「NON STYLE」開始，一般人會覺得他們的看點是「裝傻」的角色「卡」得很準，但深入去看，表演裡藏有很多精彩的細節。還有「三明治人」和「JARU JARU」，三明治人的表演很寫實，JARU JARU則是玩很多「節奏」上的變化還有動作表演。臺灣的首推是漫才祖師爺「達康」、最近合作的「現點現做」、私心推薦的「暴羅 WALK」。其實我在看漫才表演，都是一邊享受一邊偷學，有時候是看取材，或是注意裝傻的表演手法。

喜劇之夜  
聽不完的故事……

### Q：漫才 最棒的觀看場域？

A：漫才可以在很多地方演出，我們有演過大稻埕的小倉庫、威秀影城還有紅樓。但最自在的漫才表演，還是要去看「23 喜劇-漫才歐噴麥 (Open mic)」。23 的觀眾都很熱情、很敢笑，因為這些觀眾就對漫才、對表演節奏非常熟，跟著他們很容易就被帶入漫才的世界。那個氛圍很棒，現場看更棒，真情推薦——週日晚上八點的「23 喜劇-漫才歐噴麥 (Open mic)」。

### Q：Hakka Night，下班的夜晚 可以看到哪些客式漫才？

A：客式的漫才，可能就是我們。

我的客式應該就是從生活取材，把經典的客家人物，可愛的、討厭的大人都融進段子裡。像是之前揣摩一個有客家經驗的朋友都很有共鳴的角色——「討厭的大人」，他們說話都有一個「唷——（重音）」的腔調，很愛說「我之前高中畢業就去工地搬磚，唷——哪有像你們現在那麼好，還有電視看。」或是「唷——只是倒個垃圾，又不是叫你去耕田（客家話）。」這種很強烈的特色，我也會把他搬出來用。

參加客家電視台也給我滿多訓練和靈感（當然也有反省），像是我比較擅長即興，要和攝影機互動，就要做很多調整；或是在寫段子的時候，可以讓客語的出場卡得更準；不過「大喜利<sup>註</sup>」的部分我們就表現得不錯，說不定未來可以嘗試客家大喜利。

俗話說：「所有的創作都來自生活，喜劇更是，因為有共鳴，觀眾才會笑。」訪後讓我們更好奇以夜為舞臺的漫才師喜德，心目中的最棒的夜生活是？

「唯一推薦，23 喜劇。」喜德的回答完美展現鋼鐵般的喜劇魂。他為金剛不壞的喜劇魂烙了一段註解：「有人說，看到我的臉就覺得是好笑的臉，這是我先天的優勢。某天我突然意識到這就是我的使命，是我的超能力，我就是要在臺上、臺下都讓大家笑的人，過去是，現在也是。」

註：大喜利是由主持人出題，再讓參加者回答問題，一位一位接續延續笑點，看誰能夠透過聯想力與反應力，說出絕妙回答。